

中国古典文学菁华便携文库

三言
(下)



三言

喻世明言
警世通言



(京)新登字 140 号

“三 言”（上、下）

喻世明言

警世通言

醒世恒言

冯梦龙 编著

艾克 晓丽 郑爽 校点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博诚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45.5 字数 141,0000 插页 14

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000 册

ISBN 7-5039-1375-4/I·575

定价：44.00 元

赵春儿重旺曹家庄

东邻昨夜报吴姬，一曲琵琶荡客思。
不是妇人偏可近，从来世上少男儿。

这四句诗是夸奖妇人的。自古道：有志妇人，胜如男子。且如妇人中，只有娼流最贱，其中出色的尽多。有一个梁夫人，能于尘埃中识拔韩世忠。世忠自卒伍起为大将，与金兀术四太子相持于江上，梁夫人脱簪珥犒军，亲自执桴擂鼓助阵，大败金人。后世忠封蕲王，退居西湖，与梁夫人偕老百年。又有一个李亚仙，他是长安名妓，有郑元和公子嫖他，吊了稍，在悲田院做乞儿，大雪中唱《莲花落》。亚仙闻唱，知是郑郎之声，收留在家，绣襦裹体，剔目劝读，一举成名，中了状元，亚仙直封至一品夫人。这两个是红粉班头，青楼出色：

若与寻常男子比，好将巾帕换衣冠。

如今说一个妓家故事，虽比不得李亚仙、梁夫人恁般大才，却也在千辛百苦中熬炼过来，助夫成家，有个小小结果，这也是千中之一。

话说扬州府城外有个地名叫曹家庄。庄上曹太公是个大户之家，院君已故，止生一位小官人，名曹可成。那小官人人材出众，百事伶俐。只有两件事非其所长，一者不会读书，二者不会作家。常言道：独子得惜。因是个富家爱子，养骄了他，又且自小纳粟入监，出外都称相公，一发纵荡了。专一穿花街，串柳巷，吃风月酒，用脂粉钱，真个满面春风，挥金如土，人都唤他做“曹呆子”。太公知他浪费，禁约不住，只不把钱与他用。他就瞒了父亲，背地将田产各处抵借银子。那败子借债，有几般不便宜处：第一，折色短少，不能足数，遇狠心的，还要搭些货物；第二，利钱最重；第三，利上起利，过了一年十个月，只倒换一张文书，并不催取，谁知本重利多，便有铜斗家计，不够他盘算；第四，居中的人还要扣些谢礼，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债主，狐假虎威，需索不休；第五，写

借票时，只拣上好美产，要他写做抵头。既写之后，这产业就不许你卖与他人。及至准算与他，又要减你的价钱。若算过，便有几两赢余，要他找绝，他又东扭西捏，朝三暮四，没有得爽利与你。有此五件不便宜处，所以往往破家。为尊长的只管拿住两头不放，却不知中间都替别人家发财去了。十分家当，实在没用得五分。这也是只顾生前，不顾死后。左右把与他败的，到不如自眼里看他结束了，也得明白。

明识儿孙是下流， 故将锁钥用心收。

儿孙自有儿孙算， 枉与儿孙作马牛。

闲话休叙。却说本地有个名妓，叫做赵春儿，是赵大妈的女儿，真个花娇月艳，玉润珠明，专接富商巨室，赚大主钱财。曹可成一见，就看上了，一住整月，在他家撒漫使钱。两下如胶似漆，一个愿讨，一个愿嫁，神前罚愿，灯下设盟。争奈父亲在堂，不敢娶他入门。那妓者见可成是慷慨之士，要他赎身。原来妓家有这个规矩：初次破瓜的，叫做梳梳孤老；若替他把身价还了鸨儿，由他自在接客，无拘无管，这叫做赎身孤老。但是赎身孤老要歇时，别的客只索让他，十夜五夜，不论宿钱。后来若要娶他进门，别不费财礼，又有许多脾胃处。曹可成要与春儿赎身，大妈索要五百两，分文不肯少。可成各处设法，尚未到手。

忽一日，闻得父亲唤银匠在家倾成许多元宝，未见出笏。用心体访，晓得藏在卧房床背后复壁之内，用帐子掩着。可成觑个空，趑进房去，偷了几个出来。又怕父亲查检，照样做成贯铅的假元宝，一个换一个，大模大样的与春儿赎了身，又置办衣饰之类。一则是要用，就将假银换出真银，多多少少都放在春儿处，凭他使使并不检查。真个来得易，去得易，日渐日深，换个行云流水，也不曾计个数目是几锭几两。春儿见他撒漫，只道家中有余，亦不知此银来历。

忽一日，太公病笃，唤可成夫妇到床头叮嘱道：“我儿，你今三十余岁，也不为年少了。败子回头便作家！你如今莫去花柳游荡，收心守分。我家当之外，还有些本钱，又没第二个兄弟分受，尽够你夫妻受用。”遂指床背后说道：“你揭开帐子，有一层复壁，里面藏着元宝一百个，共五千两，这是我一生的精神。向因你务外，不对你说。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，置些产业，传与子孙，莫要又浪费了！”又对媳妇道：“娘子，你夫妻是一世之事，莫要冷眼相看，须将好言谏劝丈夫，同心合胆，共做人家。我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

说罢，须臾死了。

可成哭了一场，少不得安排殡葬之事。暗想复壁内正不知还存得多少真银？当下搬将出来，铺满一地，看时，都是贯铅的假货，整整的数了九十九个，刚剩得一个真的。五千两花银，费过了四千九百五十两。可成良心顿萌，“早知这东西始终还是我的，何须性急！如今大事在身，空手无措，反欠下许多债负。”懊悔无及，对着假锭放声大哭。浑家劝道：“你平日务外，既往不咎。如今现放着许多银子，不理正事，只管哭做甚么？”可成将假锭偷换之事对浑家叙了一遍。浑家平昔间为老公务外，谏劝不从，气得有病在身。今日哀苦之中，又闻了这个消息，如何不恼！登时手足俱冷。扶回房中，上了床，不够数日，也死了。这正是：

从前做过事， 没兴一齐来。

可成连遭二丧，痛苦无极，勉力支持。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各债主都来算帐，把曹家庄祖业田房，尽行盘算去了。因出房与人，上紧出殡。此时孤身无靠，权退在坟堂屋内安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赵春儿久不见可成来家，心中思念。闻得家中有父丧，又浑家为假锭事气死了，恐怕七嘴八张，不敢去吊问。后来晓得他房产都费了，搬在坟堂屋里安身，甚是凄惨，寄信去请他来。可成无颜相见，回了几次。连连来请，只得含羞而往。春儿一见，抱头大哭，道：“妾之此身，乃君身也。幸妾尚有余资可以相济，有急何不告我！”乃治酒相款，是夜留宿。明早，取白金百两赠与可成，嘱咐他：“拿回家省吃省用。缺少时，再来对我说。”可成得了银子，迷迷楚楚，迷恋春儿，不肯起身。就将银子买酒买肉，请旧日一班同吃。春儿初次不好阻他，到第二次，就将好言苦劝，说：“这班闲汉，有损无益。当初你一家人家，都是这班人坏了。如今再不可近他了，我劝你回去是好话。且待三年服满之后，还有事与你商议。”一连劝了几次，可成还是败落财主的性子，疑心春儿厌薄他，忿然而去。春儿放心不下，悄地教人打听他，虽然不去跳槽，依旧大吃大用。春儿暗想：“他受苦不透，还不知稼穡艰难，且由他磨炼去！”过了数日，可成盘缠竭了，有一顿，没一顿，却不伏气去告求春儿。春儿心上虽念他，也不去惹他上门了。约莫十分艰难，又教人送些柴米之类，小小周济他，只是不敷。

却说可成一般也有亲友，自己不能周济，看见赵春儿家担东送西，心上反不乐，到去撺掇可成道：“你当初费过几千银子在赵家，连这春儿的身子都是你赎的。你今如此落莫，他却风花雪月受用，

何不去告他一状，追还些身价也好。”可成道：“当初之事，也是我自家情愿，相好在前。今日重新翻脸，却被子弟们笑话。”又有嘴快的，将此话学与春儿听了，春儿暗暗点头：“可见曹生的心肠还好。”又想到：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若再有人撺掇，怕不变卦？”踌躇了几遍，又教人去请可成到家，说道：“我当初原许嫁你，难道是哄你不成？一来你服制未滿，怕人议论；二来知你艰难，趁我在外寻些衣食之本。你切莫听人闲话，坏了夫妻之情！”可成道：“外人虽不说好话，我却有主意，你莫疑我！”住了一二晚，又赠些东西去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三年服滿。春儿备了三牲祭礼、香烛纸钱，到曹氏坟堂拜奠，又将钱三串把与可成做起灵功德。可成欢喜。功德完滿，可成到春儿处作谢。春儿留款。饮酒中间，可成问从良之事。春儿道：“此事我非不愿，只怕你还想要大娘？”可成道：“我如今是什么日子，还说这话？”春儿道：“你目下虽如此说，怕日后挣得好时，又要寻良家正配，可不枉了我一片心机？”可成就对天说起誓来。春儿道：“你既如此坚心，我也更无别话。只是坟堂屋里不好成亲。”可成道：“在坟边左近，有一所空房要卖，只要五十两银子。若买得他的，到也方便。”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，把与可成买房。又与些零碎银钱，教他收拾房室，置办些家伙。择了吉日。至期，打叠细软，做几个箱笼装了，带着随身伏侍的丫鬟，叫做翠叶，唤个船只，蓦地到曹家。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完其亲事。

收将野雨闲云事， 做就牵丝结发人。

毕姻之后，春儿与可成商议过活之事。春儿道：“你生长富家，不会经营生理，还是赎几亩田地耕种，这是务实的事。”可成自夸其能，说道：“我经了许多折挫，学得乖了，不到得被人哄了！”春儿凑出三百两银子交与可成。可成是散漫惯了的人，银子到手，思量经营那一桩好，往城中东占西卜。有先前一班闲汉遇见了，晓得他纳了春姐，手中有物，都来哄他：某事有利无利，某事利重利轻，某人五分钱，某人合子钱。不一时，都哄尽了，空手而回，却又去问春儿要银子用。气得春儿两泪交流，道：“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。你当初浪费，以有今日，如今是有限之物，费一分没一分了。”初时硬了心肠，不管闲事。以后夫妻之情，看不过，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担将出来，无过是买柴余米之类。拿出来多遍了，觉得渐渐空虚，一遍少似一遍。可成先还有感激之意，一年半载，理之当然，只道他还有多少私房，不肯和盘托出，终日闹吵，逼他

拿出来。春儿被逼不过，憋口气，将箱笼上钥匙一一交付丈夫，说道：“这些东西左右是你的，如今都交与你，省得牵挂！我今后自和翠叶纺绩度日，我也不要你养活，你也莫缠我。”

春儿自此日为始，就吃了长斋，朝暮纺绩自食。可成一时虽不过意，却喜又有许多东西，暗想道：“且把来变买银两，今番赎取些恒业，为恢复家缘之计，也在浑家面上争口气。”虽然腹内踌躇，却也说而不作。常言：食在口头，钱在手头。费一分，没一分，坐吃山空。不上一年，又空言了。更无出没，瞒了老婆，私下把翠叶这丫头卖与人去。春儿又失了个纺绩的伴儿，又气又苦，从前至后，把可成诉说一场。可成自知理亏，懊悔不迭，禁不住眼中流泪。

又过几时，没饭吃了，对春儿道：“我看你朝暮纺绩，到是一节好生意。你如今又没伴，我又没事做，何不将纺绩教会了，也是一只饭碗。”春儿又好笑又好恼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堂堂一躯男子汉，不指望你养老婆，难道一身一口，再没个道路寻饭吃？”可成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鸟瘦毛长，人贫智短。你教我那一条道路寻得饭吃的，我去做。”春儿道：“你也曾读书识字，这里村前村后少个训蒙先生，坟堂屋里又空着，何不聚集几个村童教学，得些学棒，好盘用。”可成道：“有智妇人，胜如男子。贤妻说得是。”当下便与乡老商议，聚了十来个村童，教书写仿，甚不耐烦，出于无奈。过了些时，渐渐惯了，枯茶淡饭，绝不想分外受用。春儿又不时牵前扯后的诉说他，可成并不敢回答一字。追思往事，要便流泪。想当初偌大家私，没来由付之流水，不须提起；就是春儿带来这些东西，若会算计时，尽可过活，如今悔之无及！

如此十五年。忽一日，可成入城，撞见一人，豸补银带，乌纱皂靴，乘舆张盖而来，仆从甚盛。其人认得是曹可成，出轿施礼，可成躲避不迭，路次相见，各问寒暄。此人姓殷名盛，同府通州人。当初与可成同坐监，同拨历的，近选得浙江按察使经历，在家起身赴任，好不热闹。可成别了殷盛，闷闷回家，对浑家说道：“我的家当已败尽了，还有一件败不尽的，是监生。今日看见通州殷盛选了三司首领官，往浙江赴任，好不兴头！我与他是同拨历的，我的选期已透了，怎得银子上京使用？”春儿道：“莫做这梦罢，现今饭也没得吃，还想做官！”

过了几日，可成欣羨殷监生荣华，三不知又说起。春儿道：“选这官要多少使用？”可成道：“本多利多，如今的世界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，莫说监生官。使用多些，就有个好地方，多趁

得些银子，再肯营干时，还有一两任官做。使用得少，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，一年二载，就升你做王官，有官无职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。”春儿道：“好缺要多少？”可成道：“好缺也费得千金。”春儿道：“百两尚且难措，何况千金？还是训蒙安稳。”可成含着双泪，只得又去坟堂屋里教书。正是：

渐无面目辞家祖，剩把凄凉对学生。

忽一日，春儿睡至半夜醒来，见可成披衣坐于床上，哭声不止，问其缘。可成道：“适才梦见得了官职，在广东潮州府。我身坐府堂之上，众书吏参谒。我方吃茶，有一吏，瘦而长，黄须数茎，捧文书至公座。偶不小心触吾茶瓿，翻污衣袖，不觉惊醒。醒来乃是一梦。自思一贫如洗，此生无复冠带之望，上辱宗祖，下玷子孙，是以悲泣耳！”春儿道：“你生于富家，长在名门，难道没几个好亲眷？何不去借贷，为求官之资。倘得一命，偿之有日。”可成道：“我因自小务外，亲戚中都以我为不肖，摈弃不纳。今穷困如此，枉自开口，人谁托我？便肯借时，将何抵头？”春儿道：“你今日为求官借贷，比先前浪费不同，或者肯借也不见得。”可成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”次日，真个到三亲四眷家去了一巡，也有闭门不纳的，也有回说不在的，就是相见时，说及借贷求官之事，也有冷笑不答的，也有推辞没有的，又有念他开口一场，少将钱米相助的。可成大失所望，回复了春儿。

早知借贷难如此，悔却当初不作家。

可成思想无计，只是啼哭。春儿道：“哭恁么？没了银子便哭，有了银子又会撒漫起来。”可成道：“到此地位，做妻子的还信我不过，莫说他人！”哭了一场，“不如死休！只可惜负了赵氏妻十五年相随之意，如今也顾不得了。”可成正在寻死，春儿上前解劝道：“物有一变，人有千变，若要不变，除非三尺盖面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轻？”可成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岂有人不惜死？只是我今日生而无用，到不如死了干净，省得连累你终身。”春儿道：“且不要忙，你真个收心务实，我还有个计较。”可成连忙下跪道：“我的娘，你有甚计较？早些救我性命！”春儿道：“我当初未从良时，结拜过二九一十八个姊妹，一向不曾去拜望。如今为你这冤家，只得忍着羞去走一遍。一个姊妹出十两，十八个姊妹，也有一百八十两银子。”可成道：“求贤妻就去。”春儿道：“初次上门，须用礼物，就要备十八副礼。”可成道：“莫说一十八副礼，就是一副礼也无措。”春儿道：“若留得我一两件首饰在，今日也还好活

动。”可成又啼哭起来。春儿道：“当初谁叫你快活透了，今日有许多眼泪！你且去理会起送文书，待文书有了，那京中使用，我自去与人讨面皮。若弄不来文书时，可不枉了？”可成道：“我若起不得文，誓不回家！”一时间说了大话，出门去了，暗想道：“要备起送文书，府县公门也得些使用。”不好又与浑家缠帐，只得自去向那几个村童学生的家里告借。一钱五分的凑来，好不费力。若不是十五年折挫到于如今，这些须之物把与他做一封赏钱，也还不够，那个看在眼里。正是彼一时此一时。可成凑了两许银子，到江都县干办文书。县里有个朱外郎，为人忠厚，与可成旧有相识，晓得他穷了，在众人面前，替他周旋其事，写个欠票，等待有了地方，加利寄还。可成欢欢喜喜怀着文书回来，一路上叫天地，叫祖宗，只愿浑家出去告债，告得来便好。

走进门时，只见浑家依旧坐在房里绩麻，光景甚是凄凉。口虽不语，心下慌张，想告债又告不来了，不觉眼泪汪汪，又不敢大惊小怪，怀着文书立于房门之外，低低的叫一声：“贤妻。”春儿听见了，手中擎麻，口里问道：“文书之事如何？”可成便脚揣进房门，在怀中取出文书，放于桌上，道：“托赖贤妻福荫，文书已有了。”春儿起身，将文书看了，肚里想道：“这呆子也不呆了。”相着可成问道：“你真个要做官？只怕为妻的叫奶奶不起！”可成道：“说那里话！今日可成前程，全赖贤妻扶持挈带，但不识借贷之事如何？”春儿道：“都已告过，只等你有个起身日子，大家送来。”可成也不敢问借多借少，慌忙走去肆中择了个吉日，回复了春儿。春儿道：“你去邻家借把锄头来用用。”

须臾，锄头借到。春儿拿开了绩麻的篮儿，指这搭地说道：“我嫁你时，就替你办一顶纱帽埋于此下。”可成想道：“纱帽埋在地下，却不朽了？莫要拗他，且锄着看。”怎地运起锄头，狠力几下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响，翻起一件东西。可成到惊了一跳，捡起来看，是个小小瓷坛，坛里面装着散碎银两和几件银酒器。春儿叫丈夫拿去城中倾兑，看是多少。可成倾了镲儿，兑准一百六十七两，拿回家来，双手捧与浑家，笑容可掬。春儿本知数目，有心试他，见分毫不曾苟且，心下甚喜。叫再取锄头来，将十五年常坐下绩麻去处，一个小矮凳儿搬开了，教可成再锄下去，锄出一大瓷坛，内中都是黄白之物，不下千金。原来春儿看见可成浪费，预先下着，悄地地藏这许多东西，终日在上面坐着绩麻，一十五年并不露半字，真女中丈夫也！可成见了许多东西，掉下泪来。春儿道：“官

人为甚悲伤？”可成道：“想着贤妻一十五年勤劳辛苦，布衣蔬食，谁知留下这一片心机，都因我曹可成不肖，以至连累受苦！今日贤妻当受我一拜！”说罢，就拜下去。春儿慌忙扶起道：“今日苦尽甘来，博得好日，共享荣华。”可成道：“盘缠尽有，我上京听选，留贤妻在家，形孤影只。不若同到京中，百事也有商量。”春儿道：“我也放心不下，如此甚好！”当时打一行行李，讨了两房童仆，雇下船只，夫妻两口同上北京。正是：

运去黄金失色， 时来铁也生光。

可成到京，寻个店房，安顿了家小，吏部投了文书。有银子使用，就选了出来。初任是福建同安县二尹，就升了本省泉州府经历，都是老婆帮他做官，宦声大振。又且京中用钱谋为，公私两利，升了广东潮州府通判。适值朝觐之年，太守进京，同知推官俱缺，上司道他有才，批府印与他执掌，择日升堂管事。吏书参谒已毕，门子献茶，方才举手，有一外郎捧文书到公座前，触翻茶瓿，淋漓满袖。可成正欲发怒，看那外郎瘦而长，有黄须数茎，猛然想起数年之前曾有一梦，今日光景，宛然梦中所见。始知前程出处皆由天定，非偶然也。那外郎惊慌，磕头谢罪。可成好言抚慰，全无怒意，合堂称其大量。

是日退堂，与奶奶述其应梦之事。春儿亦骇然，说道：“据此梦，量官人功名止于此任。当初坟堂中教授村童，衣不蔽体，食不充口。今日三任为牧民官，位至六品大夫，太学生至此足矣！常言知足不辱，官人宜急流勇退，为山林娱老之计。”可成点头道是。坐了三日堂，就托病辞官。上司因本府掌印无人，不允所辞。勉强视事，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。新官上任，交印已毕，次日，又出致仕文书。上司见其恳切求去，只得准了。百姓攀辕卧辙者数千人，可成一一抚慰。夫妻衣锦还乡。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，赎取旧日田产房屋，重在曹家庄兴旺，为宦门巨室。这虽是曹可成改过之善，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。后人有诗赞云：

破家只为貌如花， 又仗红颜再起家。
如此红颜千古少， 劝君还是莫贪花！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扫荡残胡立帝畿， 龙翔凤舞势崔嵬。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 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 衣冠万国仰垂衣。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 永永金瓯共日辉。

这首诗单夸我朝燕京建都之盛。说起燕都的形势，北倚雄关，南压区夏，真乃金城天府，万年不拔之基。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，定鼎金陵，是为南京。到永乐爷从北平起兵靖难，迁于燕都，是为北京。只因这一迁，把个苦寒地面变作花锦世界。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，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。这位天子，聪明神武，德福兼全，十岁登基，在位四十八年，削平了三处寇乱。那三处？日本关白平秀吉、西夏唎承恩、播州杨应龙。平秀吉侵犯朝鲜，唎承恩、杨应龙是土官谋叛，先后削平。远夷莫不畏服，争来朝贡。真是：

一人有庆民安乐， 四海无虞国太平。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。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：“目今兵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”原来纳粟入监的，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，好科举，好中，结未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。以此宦家公子、富室子弟，到不愿做秀才，都去援例做太学生。自开了这例，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。内中有一人，姓李名甲，字子先，浙江绍兴府人氏。父亲李布政所生三儿，惟甲居长，自幼读书在庠，未得登科，援例入于北雍。因在京坐监，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，与一个名姬相遇。那名姬姓杜名媵，排行第十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，生得：

浑身雅艳，遍体娇香，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润。脸如莲萼，分明卓氏文君；唇似樱桃，何减白家樊素。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。

那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，今一十九岁，七年之内，不知历过了多少

公子王孙。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。院中传出四句口号来，道是：

坐中若有杜十娘， 斗筲之量饮千觞。
院中若识杜老嫩， 千家粉面都如鬼。

却说李公子，风流年少，未逢美色。自遇了杜十娘，喜出望外，把花柳情怀，一担儿挑在他身上。那公子俊俏庞儿，温存性儿，又是撒漫的手儿，帮衬的勤儿，与十娘一双两好，情投意合。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，久有从良之志，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，甚有心向他。奈李公子惧怕老爷，不敢应承。虽则如此，两下情好愈密，朝欢暮乐，终日相守，如夫妇一般，海誓山盟，各无他志。真个：

恩深似海恩无底， 义重如山义更高。

再说杜妈妈，女儿被李公子占住，别的富家巨室，闻名上门，求一见而不可得。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，大差大使，妈妈胁肩谄笑，奉承不暇。日往月来，不觉一年有余，李公子囊篋渐渐空虚，手不应心，妈妈也就怠慢了。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嫖院，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。他迷恋十娘颜色，终日延捱。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，越不敢回。古人云：以利相交者，利尽而疏。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，见他手头愈短，心头愈热。妈妈也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，见女儿不统口，又几遍将言语触突李公子，要激怒他起身。公子性本温克，词气愈和。妈妈没奈何，日逐只将十娘叱骂道：“我们行户人家，吃客穿客，前门送旧，后门迎新，门庭闹如火，钱帛堆成垛。自从那李甲在此，混帐一年有余，莫说新客，连旧主顾都断了，分明接了个钟馗老，连小鬼也没得上门，弄得老娘一家人家，有气无烟，成什么模样！”

杜十娘被骂，耐性不住，便回答道：“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，也曾费过大钱来。”妈妈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你只教他今日费些小钱儿，把与老娘办些柴米，养你两口也好。别人家养的女儿便是摇钱树，千生万活，偏我家晦气，养了个退财白虎！开了大门七件事，般般都在老身上。到替你这小贱人白白养着穷汉，教我衣食从何处来？你对那穷汉说：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，到得你跟了他去，我别讨个丫头过活却不好？”十娘道：“妈妈，这话是真是假？”妈妈晓得李甲囊无一钱，衣衫都典尽了，料他没处设法，便应道：“老娘从不说谎，当真哩。”十娘道：“娘，你要他许多银子？”妈妈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千把银子也讨了，可怜那穷汉出不起，只要他三百两，我自去讨一个粉头代替。只一件，须是三日内交付与我，

左手交银，右手交人。若三日没有银时，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公子不公子，一顿孤拐，打那光棍出去。那时莫怪老身！”十娘道：“公子虽在客边乏钞，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。只是三日忒近，限他十日便好。”妈妈想道：“这穷汉一双赤手，便限他一百日，他那里来银子？没有银子，便铁皮包脸，料也无颜上门。那时重整家风，嫩儿也没得话讲。”答应道：“看你面，便宽到十日。第十日没有银子，不干老娘之事。”十娘道：“若十日内无银，料他也无颜再见了。只怕有了三百两银子，妈妈又翻悔起来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年五十一岁了，又奉十斋，怎敢说谎？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。若翻悔时，做猪做狗！”

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虔婆意不良。

料定穷儒囊底竭，故将财礼难娇娘。

是夜，十娘与公子在枕边议及终身之事。公子道：“我非无此心。但教坊落籍，其费甚多，非千金不可。我囊空如洗，如之奈何！”十娘道：“妾已与妈妈议定只要三百金，但须十日内措办。郎君游资虽罄，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贷？倘得如数，妾身遂为君之所有，省受虔婆之气。”公子道：“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，都不相顾。明日只做束装起身，各家告辞，就开口假贷路费，凑聚将来，或可满得此数。”……起身梳洗，别了十娘出门。十娘道：“用心作速，专听佳音。”公子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

公子出了院门，来到三亲四友处，假说起身告别，众人到也欢喜。后来叙到路费欠缺，意欲借贷，常言道：说着钱，便无缘。亲友们就不招架。他们也见得是，道李公子是风流浪子，迷恋烟花，年许不归，父亲都为他气坏在家。他今日抖然要回，未知真假，倘或说骗盘缠到手，又去还脂粉钱，父亲知道，将好意翻成恶意，始终只是一怪，不如辞了干净。便回道：“目今正值空乏，不能相济，渐愧，渐愧！”人人如此，个个皆然，并没有个慷慨丈夫，肯统口许他一十、二十两。李公子一连奔走了三日，分毫无获，又不敢回决十娘，权且含糊答应。到第四日又没想头，就羞回院中。平日间有了杜家，连下处也没有了，今日就无处投宿，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。

柳遇春见公子愁容可掬，问其来历。公子将杜十娘愿嫁之情备细说了。遇春摇首道：“未必，未必。那杜嫩曲中第一名姬，要从良时，怕没有十斛明珠，千金聘礼。那鴛儿如何只要三百两？想鴛儿怪你无钱使用，白白占住他的女儿，设计打发你出门。那妇人与

你相处已久，又碍却面皮，不好明言。明知你手内空虚，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，限你十日。若十日没有，你也不好上门。便上门时，他会说你笑你，落得一场褻渎，自然安身不牢，此乃烟花逐客之计。足下三思，休被其惑。据弟愚意，不如早早开交为上。”公子听说，半晌无言，心中疑惑不定。遇春又道：“足下莫要错了主意。你若真个还乡，不多几两盘费，还有人搭救。若是要三百两时，莫说十日，就是十个月也难。如今的世情，那肯顾‘缓’、‘急’二字的！那烟花也算定你没处告债，故意设法难你。”公子道：“仁兄所见良是。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中割舍不下。依旧又往外边东央西告，只是夜里不进院门了。公子在柳监生寓中，一连住了三日，共是六日了。

杜十娘连日不见公子进院，十分着紧，就教小厮四儿街上去寻。四儿寻到大街，恰好遇见公子。四儿叫道：“李姐夫，娘在家里望你。”公子自觉无颜，回复道：“今日不得功夫，明日来罢。”四儿奉了十娘之命，一把扯住，死也不放，道：“娘叫咱寻你，是必同去走一遭。”李公子心上也牵挂着婊子，没奈何，只得随四儿进院。见了十娘，默默无言。十娘问道：“所谋之事如何？”公子眼中流下泪来。十娘道：“莫非人情淡薄，不能足三百之数么？”公子含泪而言，道出二句：

不信上山擒虎易，果然开口告人难。

一连奔走六日，并无铢两，一双空手，羞见芳卿，故此这几日不敢进院。今日承命呼唤，忍耻而来。非某不用心，实是世情如此。”十娘道：“此言休使虔婆知道。郎君今夜且住，妾别有商议。”十娘自备酒肴，与公子欢饮。睡至半夜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？妾终身之事，当如何也？”公子只是流涕，不能答一语。渐渐五更天晓。十娘道：“妾所卧絮褥内藏有碎银一百五十两，此妾私蓄，郎君可持去。三百金，妾任其半，郎君亦谋其半，庶易为力。限只四日，万勿迟误！”十娘起身将褥付公子，公子惊喜过望。唤童儿持褥而去。径到柳遇春寓中，又把夜来之情与遇春说了。将褥拆开看时，絮中都裹着零碎银子，取出兑时果是一百五十两。遇春大惊道：“此妇真有心人也。既系真情，不可相负，吾当代为足下谋之。”公子道：“倘得玉成，决不有负。”当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，自出头各处去借贷。两日之内，凑足一百五十两交付公子道：“吾代为足下告债，非为足下，实怜杜十娘之情也。”

李甲拿了三百两银子，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欣欣然来见十娘，

刚是第九日，还不足十日。十娘问道：“前日分毫难借，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两？”公子将柳监生事情又述了一遍。十娘以手加额道：“使吾二人得遂其愿者，柳君之力也！”两个欢天喜地，又在院中过了一晚。

次日，十娘早起，对李甲道：“此银一交，便当随郎君去矣。舟车之类，合当预备。妾昨日于姊妹中借得白银二十两，郎君可收下为行资也。”公子正愁路费无出，但不敢开口，得银甚喜。说犹未了，鸨儿恰来敲门，叫道：“嫩儿，今日是第十日了。”公子闻叫，启门相延道：“承妈妈厚意，正欲相请。”便将银三百两放在桌上。鸨儿不料公子有银，嘿然变色，似有悔意。十娘道：“儿在妈妈家中八年，所致金帛不下数千金矣。今日从良美事，又妈妈亲口所订，三百金不欠分毫，又不曾过期。倘若妈妈失信不许，郎君持银去，儿即刻自尽。恐那时人财两失，悔之无及也。”鸨儿无词以对，腹内筹划了半晌，只得取天平兑准了银子，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料留你不住了。只是你要去时，即今就去。平时穿戴衣饰之类，毫厘休想！”说罢，将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门，讨锁来就落了锁。此时九月天气。十娘才下床，尚未梳洗，随身旧衣，就拜了妈妈两拜。李公子也作了一揖。一夫一妇，离了虔婆大门。

鲤鱼脱却金钩去， 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时：“我去唤个小轿抬你，权往柳荣卿寓所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十娘道：“院中诸姊妹平昔相厚，理宜话别。况前日又承他借贷路费，不可不一谢也。”乃同公子到各姊妹处谢别。姊妹中惟谢月朗、徐素素与杜家相近，尤与十娘亲厚。十娘先到谢月朗家，月朗见十娘秃髻旧衫，惊问其故。十娘备述来因，又引李甲相见。十娘指月朗道：“前日路资，是此位姐姐所贷，郎君可致谢。”李甲连连作揖。月朗便教十娘梳洗，一面去请徐素素来家相会。十娘梳洗已毕，谢、徐二美人各出所有，翠钿金钏、瑶簪宝珥、锦袖花裙、鸾带绣履，把杜十娘装扮得焕然一新，备酒作庆贺筵席。月朗让卧房与李甲、杜嫩二人过宿。次日，又大排筵席，遍请院中姊妹。凡十娘相厚者，无不毕集，都与他夫妇把盏称喜。吹弹歌舞，各逞其长，务要尽欢，直饮至夜分。十娘向众姊妹一一称谢。众姊妹道：“十姊为风流领袖，今从郎君去，我等相见无日。何日长行，姊妹们尚当奉送。”月朗道：“候有定期，小妹当来相报。但阿姊千里间关，同郎君远去，囊篋萧条，曾无约束，此乃吾等之事。当与共谋之，勿令姊有穷途之虑也！”众姊妹各唯唯而散。

是晚，公子和十娘仍宿谢家。至五鼓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吾等此去，何处安身？郎君亦曾计议有定着否？”公子道：“老父盛怒之下，若知娶妓而归，必然加以不堪，反致相累。辗转寻思，尚未有万全之策。”十娘道：“父子天性，岂能终绝？既然仓卒难犯，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，权作浮居。郎君先回，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，然后携妾于归，彼此安妥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言甚当。”

次早，二人起身辞了谢月朗，暂往柳监生寓中，整顿行装。杜十娘见了柳遇春，倒身下拜，谢其周全之德：“异日，我夫妇必当重报。”遇春慌忙答礼道：“十娘钟情所欢，不以贫窶易心，此乃女中豪杰。仆因风吹火，谅区区何足挂齿！”三人又饮了一日酒。

次日，择了出行吉日，雇倩轿马停当。十娘又遣童儿寄信，别谢月朗。临行之际，只见肩舆纷纷而至，乃谢月朗与徐素素拉众姊妹来送行。月朗道：“十姊从郎君千里间关，囊中消索，吾等甚不能忘情。今合具薄赈，十姊可检收，或长途空乏，亦可少助。”说罢，命从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，封锁甚固，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十娘也不开看，也不推辞，但殷勤作谢而已。须臾，舆马齐集，仆夫催促起身。柳监生三杯别酒，和众美人送出崇文门外，各各垂泪而别。正是：

他日重逢难预必， 此时分手最堪怜。

再说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，舍陆从舟，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转回之便，讲定船钱，包了舱口。比及下船时，李公子囊中并无分文余剩。你道杜十娘把二十两银子与公子，如何就没了？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襤褸，银子到手，未免在解库中取赎几件穿着，又制办了铺盖，剩来只够轿马之费。公子正当愁闷，十娘道：“郎君勿忧，众姊妹合赠，必有所济。”乃取钥开箱。公子在旁自觉渐愧，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。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绢袋来，掷于桌上道：“郎君可开看之。”公子提在手中，觉得沉重，启而观之，皆是白银，计数整五十两。十娘仍将箱子下锁，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。但对公子道：“承众姊妹高情，不惟途路不乏，即他日浮寓吴越间，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费矣。”公子且惊且喜道：“若不遇恩卿，我李甲流落他乡，死无葬身之地矣。此情此德，白头不敢忘也！”自此每谈及往事，公子必感激流涕，十娘亦曲意抚慰。一路无话。

不一日，行至瓜州，大船停泊岸口，公子别雇了民船，安放行李。约明日侵晨，剪江而渡。其时仲冬中旬，月明如水，公子和十娘坐于舟首。公子道：“自出都门，困守一舱之中，四顾有人，未